

維特根斯坦的反本質主義思想： 從一篇最早文獻開始的考察

吳奇琦

摘要：維特根斯坦的反本質主義思想，乃是對亞里士多德充分必要條件式的定義的反對。本文從維特根斯坦哲學思想的一篇最早書面紀錄開始，檢視其反本質主義思想如何在他投入哲學研究之始，便已隨著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批判而萌芽，及後，又如何體現於其家族相似理論，甚至啟發認知語言學，促成了元型理論的誕生。作為語言表現，這種反本質主義甚至尚反映在作為維特根斯坦個人特色的發散性思維與行文風格上。

關鍵詞：維特根斯坦；反本質主義；家族相似；哲學研究；認知語言學；元型（原型）

Abstract: Wittgenstein's anti-essentialism is an opposition to Aristotelian definition consisting in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his earliest written records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examining how his anti-essentialism had already sprouted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philosophical career, along with his criticism of Aristotelianism, and how they were later shown in his family resemblance theory, and even inspir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leading to the birth of the prototype theory. As linguistic expression, this anti-essentialism is even evident in Wittgenstein's signature divergent thinking and writing style.

Keywords: Wittgenstein; Anti-essentialism; Family resemblanc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Prototype

一、緒言

常言道，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 20 世紀為哲學界帶來了一場深層次的變革，那便是所謂的哲學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¹。實際上，處於整場哲學「語言轉向」軸心位置的，便是原初版本的反本質主

¹ 這一提述方式是從 1967 年 Richard Rorty 主編的一本論文集開始廣為人用。其後來的再版，參見 Richard M.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義 (Anti-essentialism)¹。換言之，反本質主義其實是「語言轉向」的推手。維特根斯坦生前唯一出版過的專著《邏輯哲學論》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便常被認為是「對傳統哲學觀點的反本質主義式反對」 (anti-essentialist objections to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views)²，雖然其反本質主義主張可謂是在其死後出版(1953年)的《哲學研究》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³裡才有最明顯的體現⁴。如果我們將視角拉開和推前，便可以發現維特根斯坦的反本質主義思想早在《邏輯哲學論》(1921年)出版的十年之前便有先兆。那甚至就是其哲學思想的最早書面紀錄，即一篇他生平寫過的唯一書評。

本文便是旨在從這篇書評開始，檢視作為維特根斯坦最重要和最鮮明立場之一的反本質主義，是如何在其哲學生涯之始便早早萌芽，再檢視後來其反本質主義的建構，以至對後世其他學科領域的啟發，最後則是附帶探討其反本質主義思想在其哲學思想以外的語言風格甚至可謂文學上的可能體現。

二、發端：維氏反本質主義的首封戰書

在前往劍橋大學拜入伯特蘭·羅素 (Bertrand Russell) 門下，投身哲學研究後不久，1912年，年輕的維特根斯坦受邀就彼得·科菲 (Peter Coffey) 所著的《邏輯科學》 (*The Science of Logic*)⁵一書，寫了一篇書評，投稿到《劍橋評論》 (*The Cambridge Review*) 上，並於1913年刊發。這是他生平唯一寫過的書評⁶。而且，維特根斯坦哲學思想的最早書面紀錄也是這篇書評⁷，而不是《邏輯哲學論》或其他口頭講義紀錄。

¹ 之所以說是「原初版本」，是因為反本質主義後來在哲學以外的各個人文領域尤其社會學中有不同的變體。即使是在社會學領域，認為反本質主義立場的出現應當連同語言轉向一同被觀察，這樣的觀點也是正確的，例如 Vince P. Moratta, "Home, Mobility and the Encounter with Otherness," in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Looking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Inclusion*, ed. Fethi Mansouri and Michele Lobo (Routledge, 2016), 196.

² David G. Stern,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

³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1);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 E. M. Anscombe, (Blackwell, 2001).

⁴ Mendel F. Cohen, "Wittgenstein's Anti-Essentialism",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6, no. 3 (1968): 210–224.

⁵ Peter Coffey, *The Science of Logic: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Accurate Thought and Scientific Method* (Longmans, Green & Co., 1912).

⁶ Ray Monk, *The Duty of Genius* (Penguin, 1990), 74: "This is the only book review he ever published".

⁷ James Matthew Fielding, *The Movement of Thought: Wittgenstein on Time, Change and History* (Springer

雖然這篇書評表面上是對特定著作的評論，但實際上乃是其數理邏輯主義思想，對傳統哲學尤其形而上學誤用語言的批判，因此早早預視了維特根斯坦後來哲學的核心即語言批判路向，因而也預視了作為這種路向背後推力的反本質主義。維特根斯坦這篇書評可謂一鳴驚人，但至少就那時候而言，這種一鳴驚人與其說是因為維氏個人的獨特創見，倒不如說，更多是因為他那尖酸刻薄的語氣。他在這篇書評中，挑出了科菲專著中的一些邏輯錯誤，並寫道：

沒有哪一個學問的分支，會像哲學和邏輯學那樣，一位作者可以漠視誠實的研究成果，而又那麼的安然無恙。我們認為，像科菲先生《邏輯科學》這樣一本書的出版，便是拜此所賜；而且，僅僅是作為現今許多邏學家著作的一個典型例子，這本書才值得一談。作者的邏輯學，乃是屬於經院哲學家的邏輯學，而且他也犯了他們所犯的一切錯誤——當然，犯這些錯誤時，也是頻頻援引亞里士多德。（我們的邏輯學家，褻瀆了亞里士多德之名。假如亞里士多德知道，這麼多邏輯學家，今天對邏輯學的所知，不比他在兩千年前所知更多的話，他會在墳墓裡翻過身來的）。¹

當然，嚴格而言，維特根斯坦並不是在批評或抱怨亞里士多德本人，因為亞里士多德受限於時代，其認知不正確是正常的事——維特根斯坦甚至還擔心亞里士多德會死不瞑目、會嚇得「在墳墓裡翻過身來」（turn in his grave）。維特根斯坦嘲諷的是，科菲等哲學家竟然到了今天還將亞里士多德奉為主臬，言必稱亞里士多德，「頻頻援引亞里士多德」作為擋箭牌來犯錯。

那麼，總的來說，究竟亞里士多德「在二千年前」的認知，其根本錯誤是甚麼？維特根斯坦在書評中沒有明言，但從他對科菲的具體批評可以推知，亞里士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3), 3: "This review, which stands as **the earliest written record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lso see Ray Monk, *The Duty of Genius*, 74: "This is [...] the first published record of his philosophical opinions."

¹ Ludwig Wittgenstein, "Review: P. Coffey, *The Science of Logic*," *The Cambridge Review* 34, no. 853 (1913): 351. 粗體為本文所標示。

多德犯的根本錯誤便是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維特根斯坦批評科菲說「作者相信，一切命題都是屬於主謂形式」、「他混淆了繫詞『是』以及表達同一性的詞『是』」、「他混淆了事物以及事物所屬的類」等，凡此種種，皆是指向了亞里士多德的本體 (οὐσία; *substantia*; *substance*) 邏輯對諸如「謂述邏輯」和「基礎本體」等論題的主張，而亞里士多德的本體理論，**歸根究柢就是以「本質」(τί ἐστι; *essentia*; *essence*) 為核心的本質主義**。這是因為：根據亞氏的「謂述邏輯」理論，最根本的一種「謂述」便是指出事物的「本質」¹；根據亞氏的「基礎本體」理論，「基礎本體」乃事物的「形式」，即其「本質」²。那麼，維特根斯坦反對亞里士多德本質主義的理由何在？

三、發展：維氏反本質主義的理論源流

根據亞里士多德所言³，「本質」便表現為定義 (ὅρος; *definitio*; *definition*)：「顯然，定義是本質的表述式。」因此，正如美國語言學家威廉·拉波夫 (William Labov) 所說，「尋找事物的區別性特徵 (distinctive features)，便是尋找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本質」⁴。舉例而言，假設甲事物的定義由 A、B、C 三項特徵構成，則「A、B、C」這一組特徵即甲事物的區別性特徵，因為甲事物正是以此區別於其他事物的。一旦欠缺這些特徵，某事物便不是甲事物，故這些特徵是甲事物的必要條件 (necessary condition)；一旦存在這些特徵，某事物便

¹ 亞氏的「謂述邏輯」理論，主要見於《工具論》(Organon) 的《論題篇》(Topica)，當中討論了一個語法邏輯問題，即「謂述」的十種方法。例如：就眼前桌上的一本書而言，我可以說「它是書」，這便直接指出了其「所是」或者說「本質」(τί ἐστι; *essentia*; *what it is = essence*)，也可以說「它很重」(品性)、「它在桌面上」(位置)、「它比另一半書厚上一倍」(關係)，諸如此類。說法無數，但我所「謂述」的始終是同一事物。這裡的「所是」或者說「本質」，指「是甚麼」，即某事物所屬的類，而非該事物本身。參見 Aristotle, *Posterior Analytics, Topica*, trans. Hugh Tredennick and E. S. Fors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² 亞氏的「基礎本體」理論，主要見於《工具論》的《範疇篇》(Categoriae)，以及《形而上學》(Metaphysica) 卷 Z。二者討論的已非純粹的語法邏輯問題，而是已邁向了「存有論」(ontology) 領域。簡言之，《範疇篇》認為「基礎本體」是事物本身（而非如同《論題篇》那樣是指事物的類），《形而上學》(Metaphysica) 卷 Z 則認為「基礎本體」是事物的「形式」，而所謂「形式」又等同於「本質」。參見 Aristotle, *Categories, On Interpretation, Prior Analytics*, trans. H. P. Cooke and Hugh Tredennic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Aristotle, *Metaphysics, Books I - IX*, trans. Hugh Tredennic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³ Aristoteles, *Metaphysics*, VII.V.7: "It is obvious, then, that the definition is the formula of the essence."; *apud* William Labov,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in *Fuzzy Grammar: A Reader*, eds. Bas Aarts, David Denison, Evelien Keizer and Gergana Popov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7.

⁴ William Labov,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87.

是甲事物，故這些特徵是甲事物的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因此，總而言之，亞里士多德式的「本質」，便是充分必要條件式的定義。

充分必要條件式的定義，無疑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簡單的方法，用以判斷某一事物是否歸屬於特定範疇，然而，我們能否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使用的每一個詞找出其定義、「本質」或者說充分必要條件？維特根斯坦的回答是：不能。維特根斯坦在其《哲學研究》中提出了影響後世語言學極為深遠的「家族相似」（Familienähnlichkeit; Family Resemblance）理論。他問道，被我們稱為「遊戲」（德語 Spiel）的那些活動，例如棋盤遊戲、卡片遊戲、球類遊戲、奧林匹克競技遊戲等等，有何共通之處？維特根斯坦提醒道：

不要說：「它們**一定**有某些共通之處，否則它們便不會被稱為『遊戲』。」——而是要**觀察看看**，這一切是不是有任何共通之處。——因為當你觀察它們時，你將看不到有任何東西是共通於**它們全部的**，然而，你會看到它們一系列的某些相似性（Ähnlichkeiten）以及關係（Verwandtschaften）。我重申一次：不要想，而是要觀察！¹

維特根斯坦指出，所有那些被我們稱為「遊戲」的東西，其實並無任何共通點。然後，他舉了一些例子說道：「有輸贏」並非它們一切所共同具有的特徵，因為小孩子自己一個對著牆壁拋球接球，即無輸贏可言；同樣地，從「娛樂性」以至「技巧與運氣的成分」等等，我們都找不到一切被稱為「遊戲」的東西的共同之處。的確，個別「遊戲」之間會有共通點，但並不存在一切「遊戲」的共通點。維特根斯坦的意思是，各種遊戲之間，極其量只是透過某種鈎連關係而形成一個整體而已。假設，甲遊戲有 A、B、C、D 四項特徵，乙遊戲有 B、C、D、E 四項特徵，丙遊戲有 C、D、E、F 四項特徵，丁遊戲有 D、E、F、G 四項特徵，戊遊戲有 E、F、G、H 四項特徵。此時，甲遊戲和乙遊戲便有 B、C、D 三項共

¹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66: "Sag nicht: „Es muß ihnen etwas gemeinsam sein, sonst hießen sie nicht ‚Spiele‘“ - sondern *schau*, ob ihnen allen etwas gemeinsam ist. - Denn wenn du sie anschaust, wirst du zwar nicht etwas sehen, was *allen* gemeinsam wäre, aber du wirst Ähnlichkeiten, Verwandtschaften, sehen, und zwar eine ganze Reihe. Wie gesagt: denk nicht, sondern schau!" 本段引文，為本文作者對照德語原文與英譯本自行翻譯。斜體為原文標示，本文在譯文中改以粗體標示。

同特徵，而與較不相似的丁遊戲則只有 D 這一項共同特徵。而且，沒有一組特徵是它們共有的（甲遊戲便和戊遊戲甚至毫無共同特徵）。重點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將甲、乙、丙、丁、戊都稱為「遊戲」。維特根斯坦稱這一種「重疊交錯」地形成整體的情形為「家族相似」：

我想不到比「家族相似」（Familienähnlichkeiten¹）更好的表述用來描述這些相似性了；因為家族成員之間的各項相似性，亦即體態、面貌、眼的顏色、步姿、性格等等，也是以相同的方式重疊交錯的。——我會這麼說：諸項「遊戲」形成了一個家族（eine Familie）。¹

美國語言學家雷·賈肯多夫（Ray Jackendoff），在解釋維特根斯坦的上述段落時精闢地說道：簡言之，必要充分條件（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並不適合用來描述「遊戲」一詞；而且，從上述段落的語境看來，維特根斯坦認為「家族相似」並是一個孤立個別的反例，而是我們理解詞（不限於名詞）的慣常方式²。換言之，我們並不能為「遊戲」以及許多的詞找出充分必要條件。要是我們強行為它們設定充分必要條件的話，這樣做必然有違我們的語言用法，因為有些不符合該充分必要條件的東西，實際上也會被我們冠以「遊戲」或其他相應的稱謂。實際上，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論後來所催生的語言學理論，一直都揭示著充分必要條件這一狹隘方法的不足³。

如果說，維特根斯坦沒有為自己的主張提供太多證據（這歸根究柢是因為他那種惜字如金的格言式乖張寫作風格使然），那麼，後來的語言學家們則以實證數據證實了維特根斯坦是對的。語言學的新分支、從 1980 年代後期才開始成形的「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其重要論題之一「元型」

¹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67: "Ich kann diese Ähnlichkeiten nicht besser charakterisieren als durch das Wort „Familienähnlichkeiten“; denn so übergreifen und kreuzen sich die verschiedenen Ähnlichkeiten, die zwischen den Gliedern einer Familie bestehen: Wuchs, Gesichtszüge, Augenfarbe, Gang, Temperament, etc. etc. – Und ich werde sagen: die „Spiele“ bilden eine Familie."

² Ray Jackendoff, "Categorization, Fuzziness, and Family Resemblances", in *Fuzzy Grammar: A Reader*, eds. Bas Aarts, David Denison, Evelien Keizer and Gergana Popov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6.

³ Ray Jackendoff, "Categorization, Fuzziness, and Family Resemblances," 126.

（prototype，又譯「原型」¹）理論的其中一個命題，實際上便是朝著維特根斯坦的方向進行深耕的。在語言學上，範疇化（categorization）是對事物分門別類並進行命名的認知過程，而這一過程的終點就是詞。傳統觀點認為，某事物是否具有某範疇成員的身分，取決於該事物是否具有一系列區別性特徵，而且這些範疇成員的身分沒有程度之別。然而，「元型」理論（其始自 20 世紀中後葉美國心理學家愛里諾·羅施 [Eleanor Rosch] 對範疇內部結構的研究）則否認這種觀點。在歐洲最先研究範疇化「元型」理論模式可行性的學者之一、認知語言學家德克·蓋拉茨（Dirk Geeraerts）在介紹該理論時指出：

特徵定義法（featural definitions）一般被認為是唯特徵的（criterial），即對一個概念進行定義時要羅列所有**不可或缺**的屬性（attributes），這些屬性足以將該概念和其他概念區別開來。而**元型理論認為，不需要一組符合必要充分要求（necessity-cum-sufficiency requirement）的區別性屬性（defining attributes）**。²

根據亞里士多德式範疇觀，範疇是透過一組充分必要條件來界定的。這一組充分必要條件，便是用來判定某事物是否具備某範疇成員身分的判準。這種範疇被稱為經典範疇（classical category）。然而，根據「元型」理論，有些範疇是無法以充分必要條件予以界定的，此即「元型」範疇（prototype category）。實際上，在早期「元型」理論研究中，里恩達·寇爾曼（Linda Coleman）與保羅·凱（Paul Kay）便已指出，許多詞的意義並不表現為成為該詞的範疇成員所須滿足

¹ 邵軍航先生與楊波先生主張將學界一般譯為「原型」的 prototype 譯為「元型」，理由是「漢語中的『原型』指『原來的類型或模型』，特指『敘事性文學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據的現實生活中的人』，故不夠準確；至於「『元』有『主要、根本』的含義，用『元型』指稱『認知範疇中的典型成員』這一概念就比較準確，而且漢語中沒有已存對應詞，可以保證術語的專用性」。本文認同並從之。參見德克·蓋拉茨（Dirk Geeraerts）主編，邵軍航、楊波譯，《認知語言學基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第 540 頁（翻譯後記）。

² 德克·蓋拉茨（Dirk Geeraerts）著，邵軍航譯：〈元型理論的前景和存在的問題〉，收德克·蓋拉茨（Dirk Geeraerts）編，邵軍航、楊波譯，《認知語言學基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54 頁至第 178 頁），第 156 頁。原文參見 Dirk Geeraert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of Prototype Theor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ed. Dirk Geeraerts (Mouton de Gruyter, 2006), 142: “featural definitions are classically thought of as criterial, i. e. as listing attributes that are each indispensable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in question, and that taken together suffice to delimit that concept from all others. In contrast, prototype theory claims that there need not be a single set of defining attributes that conform to the necessity-cum-sufficiency requirement.”。粗體為本文所標示。

的一組充分必要條件。此外，羅施也指出，「元型」範疇成員的身份並不是平等的，或者說，這些成員實際上有程度之別，有些比較典型（typical）亦即比較能代表「元型」範疇、是範疇的中心成員，而當中最具代表性者即為範疇的「元型」，而另一些成員則是範疇的邊緣成員。與此相關，羅施和 Carolyn B. Mervis（卡諾琳•B•默維斯）也指出，「元型」範疇具有維特根斯坦所指的「家族相似」結構，亦即它們的語義結構形式是「環環相扣」、互相重疊並輻射狀地聚合在一起的。羅施又稱，「元型」範疇實際上是「維特根斯坦式」而非「亞里士多德式」的¹，這明顯是因為，可溯源至亞里士多德的用以界定範疇的充分必要特徵定義法，正是無法適用於「元型」理論的，而後者又與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有密切關係之故。

「鳥」（bird）即為「元型」範疇的經典例子。「鳥」並不能透過一組充分必要條件予以定義（有些被我們稱為「鳥」的動物不能飛，有些沒有羽毛，有些不呈「S」型，有些沒有翅膀，有些不被家養，有些不是卵生的，有些沒有喙或鉤嘴²，諸如此類。我們無法找出一切鳥所共有且屬充分必要條件的區別性特徵）。而且，有些鳥會比另一些鳥更為典型（更像鳥）。例如，在「鳥性層級」（Birdness hierarchy）上，知更鳥、麻雀是中心成員（central members），鷹次之，雞、鴨則已是邊緣成員（peripheral members），企鵝、鸚鵡次之，至於蝙蝠則已是極邊緣成員，而牛顯然不屬於此範疇³。⁴

¹ 德克•蓋拉茨（Dirk Geeraerts）著，邵軍航譯：〈元型理論的前景和存在的問題〉，第161頁至第162頁。

² 德克•蓋拉茨（Dirk Geeraerts）著，邵軍航譯：〈元型理論的前景和存在的問題〉，第167頁。

³ George Lakoff,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2 (1973): 458–461.

⁴ 值得補充的是，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元型」理論都表明，某些範疇並不能以一組充分必要條件予以定義。「無偶有三」，法學上的「類型」理論（Typenlehre）同樣認為，許多法律用語並不能透過精確地完全列舉出一些概念式特徵來加以定義。因此，在判斷某一個案能否被歸入該用語的語義範圍時，便無法求諸上述單純的邏輯涵攝方法進行判斷。此時，僅可並僅應依據一些無需盡數具備而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跡象性或徵兆性因素（indicative or symptomatic factors）作判斷。這些詞彙被稱為「類型」（Typen; types）。因此，類型不能被定義，而只能被描述。這有別於「概念」（Begriffen; concepts），即那些能透過完整地列舉精確的特徵判斷來加以定義的詞彙。將類型思維從邏輯學領域引介至法學領域，一般認為是始自上世紀30年代的德國，這要歸功於古斯塔夫•拉布拉德赫（Gustav Radbruch）。雖然從發展路徑上來看，法學上的「類型」理論（Typenlehre）看來並非源自維特根斯坦與認知語言學，但三者實際上是朝著相同的進路發展的。

四、發散：維氏反本質主義的語言風格？

在上文探討完維特根斯坦的反本質主義思想之後，作為餘論，本文認為不妨再檢視的是：已成為維特根斯坦特色的、跡近乖張偏執的格言式寫作風格，甚至其人格，與其反本質主義的可能關連。維氏的寫作風格，被公認是邏輯鬆散跳躍、喜用格言短句、充滿晦澀隱喻的。不難發現，這樣的發散性思維，很大程度上正是類似於反本質主義的「元素鉤連式」思維。有趣的是，維特根斯坦自己便曾經講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哲學其實應該像寫詩那樣寫。¹

雖然詩有別於散文，故而「詩性」這種純粹思維不同於發散思維，然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著作也許正是因其跳脫、性靈、簡練、悖常，甚至神秘主義（Mysticism）傾向²，而與詩的一些特徵不謀而合³。就此而言，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著作的確頗有「詩意」，甚至已經有點像文學藝術。實際上，其師羅素便稱「他的性格是藝術家性格，直覺的、情緒化的。」⁴和維特根斯坦算是半個同門⁵的美國分析哲學家魯道夫·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則更是對他的「藝術性」推崇有嘉：「他的觀點，以及他對人和問題的態度，相較於科學家而言，更像是一位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他的表述就像一件新創藝術品或神示一樣，擺在我們面前。」⁶不只是別人對他的評價如此，甚至連維特根斯坦自己也這樣自我評價。他本人在 1919 年說服藝術文化評論雜誌《布倫納》（*Der Brenner*）的編輯 路德維希·馮·菲克爾（Ludwig von Ficker）出版其《邏輯哲學論》時便自我

¹ “Philosophie dürfte man eigentlich nur dichten.” 此話出自他 1934 年的一篇日記。這篇日記被收錄進被認為是他最「詩意」（poetic）的、由 Georg Henrik von Wright 編輯的作品集 *Culture and Value* 中。參見 Ludwig 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² Russell Nieli, *Wittgenstein: From Mysticism to Ordinary Language A Study of Viennese Positivism and the Thought of Ludwig Wittgenstei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6), 109; Michael A. Peters, “Wittgenstein, Mysticism and the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54 (12): 1952–1959.

³ 關於神秘主義思維、性靈與妙悟之於詩，以及科學化研究對它們的排斥，參見龔剛，〈科學思維的局限性與“詩話”批評的復興〉，《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1 期（2019）：第 34 頁。

⁴ “His disposition is that of an artist, intuitive and moody.”; *apud* Ray Monk, *The Duty of Genius*, 43.

⁵ 因為卡爾納普是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學生，而維特根斯坦本來便是想做弗雷格的學生，只但弗雷格將他轉介給羅素。

⁶ “His point of view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people and problems [...] were much more similar to those of a creative artist than to those of a scientist”; “his statement stood before us like a newly created piece of art or a divine revelation.”; *apud* Ray Monk, *The Duty of Genius*, 244.

稱讚道：「這部作品既有嚴格的哲學性，也同時有文學性。」¹

他的這種文風，也是從一開始便沒有改變過，正如他第一篇書面哲學思想紀錄即對科菲的書評所呈現的那樣，這也是本文認為這篇書評值得一談的另一原因。

五、結語

維特根斯坦的反本質主義思想，乃是對亞里士多德充分必要條件式的定義的反對。本文從維特根斯坦哲學思想的一篇最早書面紀錄開始，檢視其反本質主義思想如何在他投入哲學研究之始，便已隨著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批判而萌芽，及後，又如何體現於其家族相似理論，甚至啟發認知語言學，促成了元型理論的誕生。作為語言表現，這種反本質主義甚至尚反映在作為維特根斯坦個人特色的發散性思維與行文風格上。

附錄：維特根斯坦評科菲《邏輯科學》

（一）導言

雖然這篇書評往往只在傳記研究中被引用，但由於它是維特根斯坦最早期思想的表現，故他後來的一些文風以至理論，都已在這篇書評中有跡可尋。文風者，例如其標誌性的「對警句與輕蔑的偏好」²以及言簡意賅。理論者，例如書評中的一段「科菲先生，像許多邏輯學家那樣，用不清晰的方式表達自己，藉此獲得好處；因為如果你看不出來他想說『是』抑或『不是』，便難以反駁他」，便令人想起他後來在《邏輯哲學論》所說的，命題必須以「是」或「否」任一種方式決定現實：「命題確定實在達到這種程度，即：為了符合實在，人們只需要說出

¹ “The work is strictly philosophical and at the same time literary.”; *apud* Ray Monk, *The Duty of Genius*, 177.

² Brian McGuinness, *Wittgenstein: A Life (Young Ludwig 1889-1921)* (Duckworth, 1988), 169: “preference for the epigrammatic and dismissive”.

『是』或『不是』。」（TLP, 4.023¹）²更根本言之，這篇書評對傳統形而上學誤用語言的批評，例如「是」的語義混淆、事物與類的混淆、類與複合的混淆、複合與總和的混淆，甚至已經關乎《邏輯哲學論》的著名核心主張：「這本書所討論的是哲學問題，並且，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樣，這些問題之所以被提出來，是源於人類對語言邏輯的誤解。」（TLP, p. 3³）、「哲學家們的大多數命題和問題，都是由於我們不懂得我們的語言邏輯而產生的。」（TLP, 4.003⁴）、「所有的哲學都是『語言批判』」（TLP, 4.0031⁵）。可見，維特根斯坦本人，在他這第一篇哲學文章中，便已經在做他視為哲學一切的語言批判。

儘管相較於通常的書評而言，這篇書評非常尖酸刻薄，但它在許多方面都恰好是人們所能期待從一名年少氣盛的天才哲學家那裡看到的，特別是在那個時候他已被羅素本人認定是「羅素邏輯學衣鉢的繼任者」⁶，雖然他當時年僅 23 歲，還在攻讀哲學學士學位。實際上，在維特根斯坦這篇書評出版前不久，羅素在一封寫給奧特林（Ottoline）的信中便稱，他相信某類數學家遠比大部分哲學研究者有能力研究哲學，因此「我長久以來的夢想之一是創立一個具備數理思維的哲學家的大學派」，而「維特根斯坦當然正是我的夢想」⁷。維特根斯坦的這篇書

¹ TLP (=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4.003: "The proposition determines reality to this extent, that one only needs to say 'Yes' or 'No' to it to make it agree with reality."；中譯文本參見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著、王平復譯、張金言譯校，《邏輯哲學論（英漢對照）》，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年版。下同。後期的維特根斯坦甚至認為，我們可以不同語言，而是用其他方法例如敲擊來表達某些命題，參見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著，周曉亮、江怡譯，《維特根斯坦劍橋講演錄》，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3 頁。

² James Matthew Fielding, *The Movement of Thought: Wittgenstein on Time, Change and History*, 3, note 2.

³ TLP, preface: "The book deals with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and shows, I believe, that the reason why these problems are posed is that the logic of our language is misunderstood."。前引王張譯本將後本句譯成「這些問題之所以被提出來，是源於人類對語言邏輯的誤解」，惟未盡嚴謹。本文作者稍作修改，將其改成「這些問題之所以被提出來，是源於對我們語言邏輯的誤解」。

⁴ TLP, 4.003: "Most of the propositions and questions of philosophers arise from our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our language."

⁵ TLP, 4.0031: "All philosophy is 'Critique of language'". 他在這一句話後加括號寫道「但決不是毛特納意義上的」（"but not at all in Mauthner's Sense"），但毛特納乃第一個將語言本身視作哲學研究核心問題的人，而且早在《邏輯哲學論》寫作的 15 年前便致力於這樣的一般性「語言批判」（*Sprachkritik*），故維氏的努力甚至可謂是止於懷疑論的毛氏的延續，更是重現了許多毛氏早在 1901 年便已提出的立場，參見 Allan Janik, Allan and Stephen Toulmin, *Wittgenstein's Vienna* (Ivan R. Dee, 1996), 119, 121, 131, 165, 196, 232, 244；阿蘭·雅尼克（Allan Janik）、斯蒂芬·圖爾敏（Stephen Toulmin）著，殷亞迪譯，《維特根斯坦的維也納》，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34、136、148、189、229、272、286 頁。

⁶ Ray Monk, *The Duty of Genius*, 74: "the wearer of Russell's mantel in logic"。王宇光的中譯本將其譯成「羅素的邏輯衣鉢的主人」，參見瑞·蒙克（Ray Monk）著、王宇光譯，《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 77 頁。

⁷ Ray Monk, *The Duty of Genius*, 75: "It has long been one of my dreams to found a great school of mathematically-minded philosophers"; "Wittgenstein of course is exactly my dream"。王宇光的中譯本將其譯成「很久以來我都

評，正是其「數理思維」哲學向傳統哲學發出的首封戰書。科菲¹自 1902 年在愛爾蘭的梅努斯學院（Maynooth College）擔任邏輯學與形而上學的教授，而且身為一名羅馬天主教會神父和經院哲學家，他正是傳承著亞里士多德哲學傳統，故此，其成為維特根斯坦的炮轟對象，也是理所當然。

更甚者，這篇書評更首次清晰提出了維特根斯坦對現代邏輯學革命角色的看法。他將現代邏輯學描述成一門「誠實的研究」（"honest research"），其進展可媲美天文學之於占星術、化學之於鍊金術。其書評批評科菲「絲毫沒有注意到當代數理邏輯學家的偉大工作」。雖然維特根斯坦沒有明言，但他所稱的「當代數理邏輯學家」應該便是指弗雷格（Frege）與羅素。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科菲的首個嚴重錯誤，便是相信一切命題都是主謂形式的。這正是弗雷格對亞里士多德邏輯所作的核心批評。這種想法首先在弗雷格的《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中被提出²，及後再由羅素的摹狀詞理論（RTD = Russell's theory of descriptions）所發展³。雖然維特根斯坦猛烈批評科菲《邏輯科學》所繼承的亞里士多德邏輯，但至少維特根斯坦也同意邏輯是一門科學（a science）。他認為，正是就這門科學而言，羅素與弗雷格等人之於「邏輯科學」，乃是相當於伽利略（Galileo）之於天文學，以及拉瓦錫（Lavoisier）之於化學⁴。

維特根斯坦在書評中所做的上述科學革命比喻，一直到 20 多年後依然見於其講義，可見這種觀點實是貫穿了其前後期思想，堪稱其對一生哲學工作意義的定位或者說評價。根據摩爾（Moore）對維特根斯坦 1930 年代早期講義的紀錄，維特根斯坦認為現代邏輯學的這種革命是全方位的，即不僅是方法上，也是主題上的：「他將他所做的事情可被稱為『哲學』（他稱之為『當代哲學』）的那種意義上的『哲學』，區別於傳統上一向所稱的『哲學』。我對他就這種區別所說的一些話，感到非常驚訝。他說，他在研究的是一個『新主題』，而不僅僅是一

夢想創立一個具備數學心智的哲學家的大學派」、「維特根斯坦當然分毫不差就是我的夢想」，參見瑞·蒙克（Ray Monk）著、王宇光譯，《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第 78 頁。

¹ Rudolf Metz, *A Hundred Years of British Philosophy* (Routledge, 2013), 819.

² Gottlob Frege, *Begriffsschrift, eine der arithmetischen nachgebildete Formelsprache des reinen Denkens* (Louis Nebert, 1879), §§ 3-4.

³ Bertrand Russell, "On Denoting," *Mind*, 14, no. 56 (1905): 479-493.

⁴ James Matthew Fielding, *The Movement of Thought: Wittgenstein on Time, Change and History*, 4.

段『連續發展』中的一個階段。他說，現今在哲學領域，『人類思想的發展』有一個『節點』，其可比擬於伽利略和他的同時代人發明動力學；他說，『新方法』被發現了，就像『從鍊金術中發展出化學』那時一樣。他說，現在首次有可能出現『有技巧的』哲學家，儘管過去當然也有過『偉大的哲學家』。」¹

綜上所述，這篇書評可謂是維特根斯坦哲學方針的起點或縮影，足見其對維特根斯坦思想研究的意義。然而，這篇書評至今未有完整的中文譯文，本文冀能補白。

（二）譯文

書評原文刊載於《劍橋評論》如下期數與頁數：The Cambridge Review, Vol. 34, No. 853, March 6, 1913. 351。此文在作者的國籍國奧地利與英國，以及規定著作權期限為作者終生再加 70 年或更短時間的國家與地區，已成為公共財產。而且根據澳門著作權法（第 43/99/M 號法令）第 21 條，作品保護期限為死亡後 50 年，現已屆滿，故此文已成公產，可供筆者翻譯發表。以下為筆者對該篇書評的中文翻譯：

書評：《邏輯科學》

評者：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¹ George Edward Moore, "Wittgenstein's Lectures in 1930-33," in *Ludwig Wittgenstein, 's Philosophical Occasions*, eds. James C. Klagge and Alfred Nordmann (Hackett, 1993), 113: "I was a good deal surprised by some of the things he said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hilosophy' in the sense in which what he was doing might be called 'philosophy' (he called this 'modern philosophy'), and wha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called 'philosophy'. He said that what he was doing was a '**new subject**', and not merely a stage in a 'continuous development'; that **there was now, in philosophy, a 'k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thought', comparable to that which occurred when Galileo and his contemporaries invented dynamics**; that a '**new method**' had been discovered, **as had happened when 'chemistry was developed out of alchemy'**; and that it was now possible for the the first time that there should be 'skilful' philosophers, though of course there had in the past been 'great philosophers'." 譯文為本文作者所譯，粗體亦為本文作者所標示。

《邏輯科學：精確思考與科學方法之諸原則探究》，作者：P•科菲，博士（魯汶大學）、梅努斯學院邏輯學與形而上學教授。Longmans, Green & Co 出版，1912 年。

Review: P. Coffey, *The Science of Logic*

Reviewer: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Science of Logic: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accurate thought and scientific method. By P. Coffey, Ph.D. (Louvain), Professor of Logic and Metaphysics, Maynooth College. Longmans, Green & Co 1912.

沒有哪一個學問的分支，會像哲學和邏輯學那樣，一位作者可以漠視誠實的研究成果，而又那麼的安然無恙。我們認為，像科菲先生《邏輯科學》這樣一本書的出版，便是拜此所賜。而且，僅僅是作為現今許多邏學家著作的一個典型例子，這本書才值得一談。作者的邏輯學，乃是屬於經院哲學家的邏輯學，而且他也犯了他們所犯的一切錯誤——當然，犯這些錯誤時，也是頻頻援引亞里士多德。（我們的邏輯學家，褻瀆了亞里士多德之名。假如亞里士多德知道，這麼多邏輯學家，今天對邏輯學的所知，不比他在兩千年前所知更多的話，他會在墳墓裡翻過身來的）。這位作者絲毫沒有注意到當代數理邏輯學家的偉大工作——這些工作為邏輯學所帶來的進展，只有那種將占星術變成天文學、將鍊金術變成化學的進展可以比擬。

In no branch of learning can an author disregard the results of honest research with so much impunity as he can in Philosophy and Logic. To this circumstance we owe the publication of such a book as Mr Coffey's *Science of Logic*: and only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work of many logicians of to-day does this book deserve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s Logic is that of the scholastic philosophers, and he makes all their mistakes—of course with the usual references to Aristotle. (Aristotle, whose name is taken so much in vain by our logicians, would turn in his grave if he knew that so many Logicians know no more about Logic to-day than he did 2,000 years ago). The author has not taken the slightest notice of the great work of the modern mathematical logicians—work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an advance in Logic comparable only to that which made Astronomy out of Astrology, and Chemistry out of Alchemy.

科菲先生，像許多邏輯學家那樣，用不清晰的方式表達自己，藉此獲得好處。因為如果你看不出來他想說「是」抑或「不是」，便難以反駁他。然而，哪怕是從他那模糊的表達，還是可以足夠清晰地識別出許多嚴重錯誤；我打算列出最驚人的那些，而且建議邏輯學的學生們也去追查其他邏輯學書籍裡的這些錯誤以及其後果。（括號裡的數字，是該錯誤在科菲先生書裡——第 1 冊——首次出現之處的頁數；至於用來解說的例子，則是我自己舉的）。

Mr Coffey, like many logicians, draws great advantage from an unclear way of expressing himself; for if you cannot tell whether he means to say “Yes” or “No”, it is difficult to argue against him. However, even through his foggy expression, many grave mistakes can be recognised clearly enough; and I propose to give a list of some of the most striking ones, and would advise the student of Logic to trace these mistak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other books on Logic also. (The numbers in brackets indicate the pages of Mr Coffey’s book—volume I.—where a mistake occur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llustrative examples are my own).

I. [36] 作者相信，一切命題都是屬於主謂形式的。

I. [36]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ll propositions are of the subject-predicate form.

II. [31] 他相信，現實會因為成了我們思想的對象而改變。

II. [31] He believes that reality is changed by becoming an object of our thoughts.

III. [6] 他混淆了繫詞「是」以及表達同一性的詞「是」。（在以下兩個命題中，「是」一詞有明顯不同的含義——

「二的雙倍是四」

以及「蘇格拉底是終有一死的」。

III. [6] He confounds the copula “is” with the word “is” expressing identity. (The word “is” has obviously different meanings in the propositions—

“Twice two is four”

and “Socrates is mortal.”

IV. [46] 他混淆了事物以及事物所屬的類。（一個人顯然是相當不同於人類的東西。）

IV. [46] He confounds things with the classes to which they belong. (A man is obviously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mankind.)

V. [48] 他混淆了類以及複合。（人類是以眾人為元素的類。但圖書館不是以眾書為元素的類，因為書本只是透過處於與另一本書之間的某種空間關係之中，而成為一所圖書館的諸部分——然而，類則是獨立於其成員之間的關係。）

V. [48] He confounds classes and complexes. (Mankind is a class whose elements are men; but a library is not a class whose elements are books, because books become parts of a library only by standing in certain spatial relations to one another—while classes are independ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ir members.)

VI. [47] 他混淆了複合以及總和。（二加二是四，但四並不是二和它自己的複合。）

VI. [47] He confounds complexes and sums. (Two plus two is four, but four is not a complex of two and itself.)

這個錯誤列表，尚可被大幅擴展。

這種書的最差勁之處在於，它們使那些明智的人對邏輯學的研習抱有偏見。

This list of mistakes could be extended a good deal.

The worst of such books is that they prejudice sensible people against the study of Logic.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作者單位：澳門大學）

Author Affili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